

## 王实甫以外二十七家《西厢》考

谭正壁 谭 寻

自从王实甫继承董《西厢》诸宫调的内容、创作《崔莺莺待月西厢记》杂剧以后，继续用此题材写戏剧的，据我个人目前所见所知，共有二十七家之多，实际当不止此数，而且体裁还只限于杂剧和传奇，地方戏尚不在内，写作年代也只截止于清末。

这些王《西厢》以外的《西厢》戏剧，除了元代后期至明代前期的李景云、崔时佩、李日华、陆采所作《南西厢》都是继承王《西厢》的内容，仅仅形式上有所不同外，此后诸作，其内容都有所增改，其主题亦多所变易，对原来故事，或竟全部推翻，另创新局（如《翻西厢》、《西厢印》），或续王作之后，添枝接叶（如《升仙记》、《砑真记》），或截去王作最后一本，别开生面（如《锦西厢》、《东厢记》），或恢复王作所据原始西厢故事《会真记》之旧（如《不了缘》）。凡此种种，都是认为王作有所欠缺，因而各以自己的意见，尽情为之弥补。对于这些《西厢》，我有一种尚未成熟而可能会有一得之见的看法。这些作品，历数百年来，似都从未引起艺人们的注意，或观赏者的重视，而在广大剧场上亦似从未与人民大众见面，除极少数外，它们都只供豪门贵族的家乐搬演，或文人雅士的案头欣赏。但我们不能即因此而漠视它们的存在。我以为这些戏剧作者，他们大都不是为了一定要在剧场演出而写作，而只是为了要表示个人对王《西

厢》内容有不同意见，或有所批判而写作。但他们却不用论文的形式为批评武器，而用被批评对象所用的武器为武器。这倒是一种新颖的文艺手法，也是一种新创的批评方式，其效果可能比论文为大。这一现象，值得我们的注意和重视。虽然，它们的意见或批判，不一定都是正确的。

这些用戏剧形式写的对王《西厢》批评的作品，由于都只是对王作直接表示异议或反对，而在各批评者之间，虽是意见分歧，然而没有引起过他们相互间的争论，因而还够不上称之为“论战”。这些作品中，当然不可避免有某些很陈腐或很庸俗的见解，而且大多数还是在为封建道德张目，但中间也不是没有一些客观的、公允的、从我们看来也不是一无可取的独特见解。可是这二十七家《西厢》，都不是一般人所熟悉、所容易看到的，这里把它们从各个角落里挖掘出来，略作考证，供戏剧研究者参考之用。

### 一、李景云《崔莺莺西厢记》

李景云的字号、里籍皆不详（约公元一三二〇年前后在世），向来都以他为明代初叶人，仅钱南扬《宋元戏文辑佚》据元天历间（公元一三二八——一三三〇年）编的《九宫十三调谱》已收李景云《西厢》曲文，其时距元亡尚有四十年光景，因肯定李是元人，至多明初尚在。过去由于徐渭《南词叙录》既录“宋元旧编”的《莺莺西厢记》，又在“本朝”下列李景云编的《崔莺莺西厢记》和《王十朋荆钗记》，因而众口一词，以李为明人，甚至编《今乐考证》的姚燮还怀疑他和李日华为一人。《崔莺莺西厢记》曾见收于《永乐大典》卷一万三千九百八十三，惜已佚失，此外亦未闻有别的刊本。钱氏从《南九宫谱》、《九宫正始》、《南词定律》、《九宫大成南北宫词谱》等曲谱中辑出二十八支曲文，按次排列，始于张生初见莺莺，中历莺莺烧

香、张生跳墙、西厢幽会、张生上京后莺莺思念张生，终于莺莺得知张生已中功名。统观全部内容，以和王实甫《西厢记》杂剧五本相比，曲文都是新谱，本事却没有什么分歧。凡元明间人所作南《西厢》，大都为了便于剧场搬演，所以其主题本事大都无甚变易，只是王《西厢》传统的继承者而已。又《古本戏曲丛刊》初集所收《荆钗记》两种，编者皆题“朱权著”，实则曲文很多不同，显然非出一人之手，其中之一可能是李景云的作品。

## 二、崔时佩《南西厢记》

崔时佩的字号不详（约公元一五〇〇年前后在世），浙江海盐人。约与李日华同时，或较前于李。今行一九五八年重印的汲古阁《六十种曲》本《南西厢记》，题“崔时佩、李景云著”，与《古本戏曲丛刊》初集所收影明本《南调西厢记》，其总目题“崔时佩、李日华著”，都是有问题的。前者今已肯定李景云为元人，所存佚曲曲文，与此本完全不同，则此本当为崔独作无疑。后者上下卷末都明题“李日华南西厢记”，没有著明与崔的关系，仅祁彪佳《远山堂曲品》所录李日华《西厢记》，却称“此实崔时佩笔，李第较增之，人知李之窃王，不知李之窃崔也”。但也只能说崔是原作者，李为增订者，而不能称为二人合编。现在姑定前者为崔作，后者为李作，崔作内容，据汲古阁本所叙，大体上和王《西厢》实在没有什么不同，曲文也多袭用，细细比较，不过开头却由张珙访问杜确叙起，张珙初遇红娘后，增入琴童与红娘斗口一出，这显然是为了要热闹场面，加强丑角戏而增设的。最后杜确责备郑恒，重在“姑舅之亲，律有明条，岂做得夫妻”，而郑也没有撞树而死，而以自愿退亲下场。这与李日华和陆采的《南西厢》也都是不相同的。

### 三、李日华《南调西厢记》

李日华字实甫（约公元一五二二年前后在世），苏州吴县人。《曲海总目提要》以为系字君实的李日华，实乃大谬。高儒《百川书志》卷六著录“李日华《南西厢记》二卷”，题云：“海盐崔时佩編集，吴门李日华新增，凡三十八折。”这正与前引《远山堂曲品》所说完全符合。此本曲文大部分同崔时佩《南西厢记》，所新增者亦不甚多，约略为：崔夫人停櫬普救寺，有一老院子上场；长老法本姓张，乃张珙族叔，因而二人叔侄相称；张崔和诗，张生用“月色溶溶夜”原韵多吟一首，红娘也作了一首七绝；夫人请筵，雇蒲东第一高手段厨子掌灶；张生逾墙，插入崔、红奕棋一段；最后郑恒责夫人败约，夫人答以当初仅口头之约，不能作准，郑向杜确告状，杜同他往见夫人，张生亦荣归，杜责郑中表不能成婚，郑含羞自缢槐树而死。这里的老夫人却没有受郑恒的哄骗，而且对崔张婚事也不再发生变卦，反是站在张生方面说话的。这一点，在各本《南西厢》里颇为别致。

### 四、佚名《锦翠西厢》

佚名《锦翠西厢》，知者较少，诸家曲录也都未见收录，仅见载于明代嘉靖年间（公元一五二二年——一五六六年）藏书家晁琛编的《宝文堂书目》中卷乐府目中，且亦只录书名，未题作者。但这是部在明代比较早出的《西厢》，必须一提。看《锦翠》二字，可能是部辑录有关《西厢》题咏的散曲总集，也可能是部和《锦西厢》一类的改本《西厢》。此外颇难臆测。姑留此目，以待新资料的发现。

## 五、陆采《南西厢记》

陆采字子玄，别号天池山人（约公元一四九五——一五四〇年间在世），江苏长洲人。《古本戏曲丛刊》初集收入他的《明珠记》、《南西厢记》、《怀香记》三种，尚有《分鞋记》、《椒觞记》，今未见传本。《南西厢记》与崔、李（日华）本不同，曲文都别出新铸，即本事亦多所增改。最显著的：老夫人上场，郑恒亦来奔丧，目的在娶莺莺，老夫人约他等待服满，他悒悒回去。张生到蒲东，与郑恒在酒店相遇。法聪有徒弟法朗，在张初遇红娘后，师徒曾一同调戏红娘。赖婚后增入郑恒嫖妓，使用假银一事。琴童与红娘斗口，却插在莺莺遣红娘送书约佳期之后。老夫人独往探张生病，为张痛责一顿，去后，红娘即送书来到。最后郑恒落第，请张介绍与杜确，张托带家书，为郑偷看改易，称张生已入赘卫尚书家，叫莺莺别配。张生回来，杜确来贺，事情大白，郑投放生池自杀。这部《南西厢记》专为郑恒增出许多场面，特别丑化郑恒，无意中加深了某些读者替郑恒的不平。这恐怕就是造成后来研雪子《翻西厢》那样，把《西厢》本事翻天覆地倒写过来的一大原因。

## 六、王百户《南西厢记》

王百户不知是作者姓名，还是剧中角色名。作者时代亦不详，但最迟必为明万历年间（约公元一五七三年前）的人。此一剧目，也仅见于万历三十年（公元一六〇二年）徐渤编的《徐氏红雨楼书目》卷三子部传奇类中，诸家曲录均未见著录。《明人传奇全目》卷六以《王百户南西厢记》七字全作剧名，题云：“明无名氏撰。”后又云：“所标‘王百户’三字，疑为作者姓氏，尚待考证。”两说相较，

似以王百户为作者姓氏较为近实，但别无佐证，只能存疑。

## 七、黄粹吾《续西厢升仙记》

黄粹吾字不详，别号盱江韵客（约公元一五九二年前后在世），盱江在江西，似为江西人。所著传奇有《续西厢升仙记》、《续琵琶胡笳记》二种，前者《远山堂曲品》列入“能品”，后者列入“具品”。《胡笳记》今未见，《升仙记》有《古本戏曲丛刊》初集所收影印明崇祯间刊玉茗堂评本。它是续全本《西厢记》的，叙崔张结婚后，由于莺莺嫉妒，步步紧随，以致张生与红娘无法接近，红娘非常苦闷。后得迦叶尊者点化，在莺莺逼她配与琴童时，自请在西厢修行。琴童、法聪夜往调戏，都为拒绝。张生亦私往，红劝之亦修行。郑恒鬼魂向阎王告状，莺莺被勾，把一切推在红娘身上。阎王发现红娘已成正果，命金童、玉女往接，红娘理由正大，反责郑不应造谣，破坏崔张婚姻。红娘陪莺莺遍游地狱，看到鲁男子发放了历史上有名妬妇吕雉、赵飞燕一直到贾充妻等的罪案，始绝去妬根。醒来后，夫妇一同修行，并拜红娘为师。终为迦叶度之登天。作者意在为红娘弥补缺陷，但过重说教，绝少艺术趣味，几乎成了一部宣扬宗教的作品。

## 八、屠本峻《崔氏春秋补传》

屠本峻字田叔，别号憨先生（约公元一六〇〇年前后在世），浙江鄞县人。官至知府。所作《崔氏春秋补传》北剧四折，今未见传本，仅见收于《徐氏红雨楼书目》卷三子部。祁彪佳《远山堂剧品》列入“雅品”，其品语云：“传情者须在想象间，故离别之境，每多于合欢。实甫之以《惊梦》终《西厢》，不欲境之尽也；至汉卿补五曲，已虞其

尽矣；田叔再补《出阁》、《催妆》、《迎奩》、《归宁》四曲，俱是合欢之境，故曲虽逼元人之神，而情致终逊于谱别离者。”观此，可知屠氏所作，是续全本王《西厢》的。看了所补曲题，其内容已可见一斑。

### 九、槃邁硕人《增改定本西厢记》

槃邁硕人（一作邁轴硕人）姓名、里籍皆不详（约公元一六二〇年前后在世），根据他别号的取义，可能是一个不得志的隐士。原书曾有过影印本。此书系作者根据当时所见各种校刻本，校订字句，择善而从，如有不惬意之处，即加以删改或增补。但作者颇同情于崔张二人“不媒而合”的婚姻，因此在书中有些地方特为突出叙写他们二人之间的互相关情，例如在长亭送别时，增出莺莺分付琴童，叫他在路上调护张生，张生也分付红娘，叫她在闺中关顾莺莺，表现出了他们之间互相体贴的深情；又如后来张生在长安接到莺莺寄来的衣裳、玉簪等物件时，原著只叫琴童把它们收拾好，现在改成张生将各物一一试行佩戴，可谓刻划入理，并配合这些关目，改动唱词，增加说白，更突出了双方别后的彼此怀念。全书中象这样的增改，不一而足，都极妥善。他又把王《西厢》里有些内容比较复杂的几折，把一折分作两折或三折，并另外增出《传语会情》、《闲游遣闷》……等五折和开场的《总题》，因此全书共成三十折。但在剧情方面，大体上都很忠实于王氏原著，没有什么大变动。以上所述全据王季思《〈槃邁硕人增改定本西厢记〉跋》，见《玉轮轩曲论》。

### 十、周公魯《锦西厢》

周公魯字公望（约公元一六二八年前后在世），江苏昆山人。

《锦西厢》原作未见，仅存故事大要于《曲海总目提要》卷十一中。据《提要》所载它乃是续王《西厢》第四本的，大意谓：张珙应试落第，郑恒反中状元，奉旨到蒲东与莺莺完婚。莺莺不愿，以死自誓，红娘自请代往，母女遂潜往博陵。张闻莺莺再嫁，郁居草桥，孙飞虎妻伏虎女将欲劫之为夫，误掳琴童，因即婚琴童，号七弦大王，教以武艺。张以表兄名义到郑恒家求见莺莺，红娘易装出见，责以迟归，并与诗一首，称是莺莺所托，遂入内不再见。张入京再试，亦中状元，会吐蕃入侵，奉命出征，被围，得七弦夫妻救援奏捷。奏请追查崔郑婚事，红娘说出真情，崔张遂得重圆。老夫人亦认了红娘为女，两家亦和好来往。这是一部作者主旨在于平息张郑二家争端的作品。

### 十一、查继佐《续西厢》

查继佐字伊璜，别号东山钓史（公元一六〇一——一六七七年），浙江海宁人。所著戏剧有《鸣鸿度》（一名《鸣凤度》）、《续西厢》、《非非想》、《三报恩》四种。但今行《古本戏曲丛刊》二集所收《三报恩》，系毕魏作，三集所收《非非想》，系王续古作，仅邹式金《杂剧新编》所收《续西厢》为查作。《续西厢》系统王《西厢》第四本，叙张生中举后，奉旨题诗，题目是《明月三五夜》，张即将莺莺所赠诗录呈。朝旨颇加赞美，但以为“体近闺词，情参野合”，询问究竟。张实奏与莺莺婚事，且乞为河中府尹，以便就近成婚，得旨准。以下接郑恒谎报张生已入赘卫府，夫人欲以莺莺与郑，为杜确所阻。又欲将红娘代嫁，红亦不肯，逼得要上吊。终于张生来蒲，真相大白，郑恒气郁身死。朝旨亦到，莺莺授诰命，红娘亦封夫人。

## 十二、研雪子《翻西厢》

研雪子姓名不详(约公元一六四〇年前后在世),自署“古吴研雪子”,当为苏州人。所作《翻西厢》、《卖相思》,都见收于黄文暘《曲海目》。《卖相思》今未见。《翻西厢》自序作于癸未(公元一六四三年)花朝,并被收入《古本戏曲丛刊》三集。但《丛刊》总目,误题“周公鲁著”。由于周作《锦西厢》,王国维《曲录》误据《传奇汇考》,注云:“一作《翻西厢》。”因沿袭而误。实则两书内容不同,主题亦相反,绝非一书两名。而周公鲁既作《锦西厢》,亦决无出尔反尔,更作《翻西厢》之理。朱希祖疑研雪子即沈谦(参看后文),但因两者里籍不同,尚待发现其他材料来证实。《翻西厢》在同类书中,真是一部“翻天覆地”的作品。全剧以郑恒为主角,他先到蒲关见了父亲同年杜确,然后往探莺莺母女。恰逢普救寺被围,老尼法本与欢郎来向杜确求援,在路上相遇。这里的张珙却是丑角,系孙飞虎的参谋,为了谋得莺莺,唆使孙飞虎围寺,自己却在寺里做内奸。飞虎为杜确击退,红娘窥破了张的阴谋,当面抢白了一顿,把张驱逐出寺。郑恒为老夫人留居寺中读书。原来《西厢》中的《听琴》、《酬韵》以至《长亭送别》、《草桥惊梦》诸关目,在这里都移于郑恒身上。张珙被逐后,作《会真记》诬莺莺以泄忿,他的妻子不赞成他,跟人逃去。郑恒果然中计,在中了进士后,遂作书与莺莺绝婚。莺莺冤无可诉,呕血作诗。诗为郑恒所见,明白了真相,夫妇终于团圆。杜确剿灭了孙飞虎,张珙亦被擒戮。综观全剧,主题旨在于为王《西厢》翻案,而替《会真记》中的莺莺雪冤。但决不是为了维护什么封建礼教,这一点是可以清楚看出的。

### 十三、卓人月《新西厢》

卓人月字珂月（约公元一六四四年前后在世），浙江仁和人。所著《唐伯虎千金花舫缘》杂剧，今尚存《盛明杂剧》中。《新西厢》现已失传，诸家曲目中亦未见著录，仅存《自序》一篇，收于焦循《剧说》卷二中。据《自序》，谓此剧“段落悉本《会真》，合之以崔、郑墓碣，又旁证之以微之年谱，不敢与董、王、陆、李诸家争衡，亦不敢蹈袭诸家片字，……崔之自言曰：‘始乱之，终弃之，固其宜也。’而微之自言曰：‘天之尤物，不妖其身，必妖于人。’合二语可以蔽斯传也。”可见作者之为此剧，旨在求事实之真，故内容不出《会真记》，但曲词则不袭前人，完全是新创之作。

### 十四、碧蕉轩主人《不了缘》

碧蕉轩主人姓名、里籍都无考，大约是明末清初间人（约公元一六四五年前后在世）。《不了缘》见录于《曲海总目提要》卷四十三，题云：“不详谁作。”今行但见清顺治辛丑（公元一六六一年）邹式金编《杂剧新编》本。书系统王《西厢》第四本，本事亦全据《会真记》原文，叙张生上京应试，失意回蒲东，才知莺莺已配郑恒，红娘亦作了陪嫁，遂以表兄名义到郑府求见。莺莺托病不出，郑恒留他住宿。是夜，红娘出见，责张音信中断，致成此错，交与莺莺作“弃置今何道”一诗，怅怅而别。但最后却增出：明日，张往访法本，法本点化了一番，并云：“可惜你情根未断，三十年后，再当堕迹人间，与崔氏女完其夙因。这是后话，不必多讲，则老僧今日又和你证了这段不了缘也。”法本所说“三十年后”，“与崔氏女完其夙因”，不知是何意旨，似作者故弄玄虚，为后来续作者预开方便之门。

## 十五、薛旦《后西厢》

薛旦字既扬，别号沂然子（约公元一六四四年前后在世），江苏苏州人。《新传奇品》仅录他的传奇六种，无《后西厢》。《后西厢》之目，见于《今乐考证》所录薛作十六种中。但这十六种传奇，现在也全都失传，因此《后西厢》的内容，一时无从考见。作者生平，也仅见知他有一位续弦夫人，名叫停云，“出自名家，长于歌剧”，夫妇俩同居无锡，过着幸福的生活。

## 十六、叶时章《后西厢》

叶时章字稚斐，一字美章（约公元一六四四年前后在世），江苏吴县人。《新传奇品》著录他所著传奇八种，今仅见《英雄概》、《琥珀匙》二种于《古本戏曲丛刊》三集中；又与朱雱、丘园合编《四大庆》传奇，见《古本戏曲丛刊》五集拟目。郑振铎《中国文学史》第六十四章云：“八本外，更有《后西厢》，相传系时章先成八折，余由朱云从续成。然今亦未见。”这部《后西厢》诸家曲目均未见收录，内容亦尚未发现在别人著作中提及，留待续考。

## 十七、周坦纶《竟西厢》

周坦纶字不详，别号果庵（约公元一六五三年前后在世），里居亦不详。所作传奇，《新传奇品》著录的十二种（《曲录》作十四种）中，即有《竟西厢》。但《传奇汇考》作《锦西厢》，所以有人误以为周坦纶即周公鲁。《竟西厢》未见。剧名如确用“竟”字，那和《锦西厢》的内容当然不会相同的。其他作品，仅有《玉鸳鸯》一种被收于《古

本戏曲丛刊》三集中，余都不见有传本。

### 十八、沈谦《翻西厢》

沈谦字去矜，别号东江（公元一六二〇——一六七〇年），浙江仁和人，以诗闻名，为“西泠十子”之一。据毛先舒为他作的墓志铭：“所著有传奇若干卷。”可见他也是位戏曲作家。《翻西厢》今未见。朱希祖所写研雪子《翻西厢》跋语中有云：“余读清初沈谦《东江别集》南北曲二卷，中有《集伯揆商霖是日演余新剧《翻西厢》北曲套数》一篇，其《耍孩儿》云：‘俺将这《西厢》业案平反尽，费几许移花斗笋，止不过痛惜那双文，根究出微之漏网原因。’似此本《翻西厢》，即为谦所撰。惟谦为仁和临平人，祖籍湖州武康，不可谓‘古吴’，岂别有一《翻西厢》耶？”据此，沈氏此作，内容正同研雪子《翻西厢》，也是部翻案之作。

### 十九、程端《西厢印》

程端字不详（约公元一六九二年前后在世），江苏常熟人。所作戏曲，除《西厢印》外，尚有《虞山碑》杂剧，但今仅后者有传本，见《古本戏曲丛刊》五集拟目。《西厢印》则因见收于《曲海总目提要》卷二十五，尚可窥见它的内容大意。据所引作者自序，其作书动机，由于“一日读《会真记》，至‘终夕无一语’，忽抛书狂叫曰：‘是矣！是矣！’录成，题曰《西厢印》”。而剧中人物悉“原本于王实甫、李日华二剧，而情节则其所自撰者居多。《递简》出以‘待月西厢下’诗为梦中所作，而红娘私与张生。《佳期》出增一老院子，易法聪为法充。《设诡》出以为郑恒杀寄书之使而套其书。此皆与王实甫、李日华二剧异。”作者又反对二剧所写郑恒怀愧自杀，因改为

“阴魂索命，果报昭然，郑之死也瞑目；而后崔张两人可以高枕白头”。所以此剧结局，崔张还是照样团圆的。

## 二十、韩锡胙《砭真记》

韩锡胙字介圭，号湘岩，别号少微山人（约公元一七五四年前后在世），浙江青田人。所作戏曲，有《砭真记》、《渔村记》两种。《砭真记》乃为《会真记》翻案之作，今传有民国四年（公元一九一五年）有正书局排印本，但诸家曲目均未见著录。书首有作者自序，作于乾隆甲申（公元一七六四年）元夕，自言假托“芳魂入梦，幽恨重申，以《逾墙》之前，定为以张易元，《逾墙》之后，定为将无作有”，为改作此书主题。书叙有真人妙湛，不满《会真记》中“尤物移人，知过必改”二语，会同文昌、阎君，请到无垢女仙（即崔莺莺），传到原作者元微之，审出当时真相。张生乃微之自托，记中《逾墙》之后，全为微之所捏造。阎君大怒，欲将他送入拔舌地狱，真人却主张：“令元微之托生人世，做个极穷极通的秀士，一生蹭蹬，自将《会真记》改正，注明因果，传播儒林，俾人人览之，可以觉悟。”微之果投生为张白，由富而贫，饿死复生，由此得悟前因，乃“刺指血，一日书字三张，遍贴天下名胜、游人来往去处”，使人人皆知，个个习晓，然后功成行满，依旧继续他的富贵生活。

## 二十一、杨国宾《东厢记》

杨国宾字不详（约公元一七六六年前后在世），里籍亦无考。所作戏剧，今仅见《东厢记》一目于黄文暘《曲海目》中，《今乐考证》亦著录，但传本未见。《茶香室丛钞》卷十七云：“《曲海》载有杨国宾之《东厢记》，余未之见，所见有道光间琴城汤世濬所撰之《东厢

记》，未知同异如何也。”可见此剧在俞樾时代早已失传。现因与汤作同名，故亦列入。但究竟是亦演西厢故事，或别有本事，尚可怀疑，还须其他资料来证实。

## 二十二、张锦《新西厢记》

张锦字菊知（约公元一七八〇年前后在世），山西晋阳人。所作传奇，今知有《新西厢》、《新琵琶》两种，都有乾隆年间（公元一七三六——一七九五年）刊本，已故郑振铎氏曾拟编入《古本戏曲丛刊》第六集。两书均未得见，今仅在汤世澐《东厢记》的自序和所引“先辈驳语”中，略见《新西厢》主题并内容的一斑。汤氏自序云：“张菊知孝廉，晋阳才子也，栽花未几，出塞为元戎司篆曹，尝另撰十六出，名曰《新西厢记》。其前后离合，仍同旧本，而于崔张淫褻之处，极力翻改。”据“驳语”所引《新西厢》跋语，知《新西厢》成于乾隆己酉（公元一七八九年），地点为新疆伊犁。而作跋语的即是现被指实为《再生缘》弹词作者陈端生的丈夫范秋塘。据跋语所叙，知范此时为四十四岁。

## 二十三、高宗元《新增南西厢》

高宗元字伯扬，别号求海居士（约公元一七八〇年前后在世），浙江山阴人。《今乐考证》曾著录他的传奇三种，《新增南西厢》之外，为《续琵琶》、《改增玉簪》，观书名，可见作者是擅于增改旧作的。三种皆未见，今仅见《今乐考证》所引吴锡麒（公元一七四六——一八一八年）为《续琵琶》所作序文一段，藉以考知作者的在世年代。《新增南西厢》的内容，观《新增》二字，可知是部对《南西厢》有所增添之作，于原来故事，当不致如《锦》《翻》那样，有相反的

变换。

#### 二十四、周圣怀《真西厢》

#### 二十五、陈莘衡《正西厢》

#### 二十六、石天外《后西厢》

上列三家《西厢》，均见录于《今乐考证》卷十二国朝院本中，此外别无所见。《今乐考证》著者（公元一八〇五——一八六四年）为嘉、道、咸、同间人，而三人名次，均列于高宗元、沈起凤（公元一七四一——？）、钱维乔（公元一七三九——一八〇六年）、董定园（约公元一八〇八年前后在世）之后，则当为乾隆中叶至道光（约公元一七六五——一八五〇年）间人，其字号、里籍皆一时无可考见。作品亦皆不见流传。观书名，《真西厢》、《正西厢》或为改正全部原本《西厢》，而《后西厢》可能是续王《西厢》第四本、或全五本之后的。

#### 二十七、汤世澐《东厢记》

汤世澐字鹤汀（约公元一八二五年前后在世），江西南丰人，晚年寓居福建。《东厢记》是续王《西厢》第四本的，有申报馆仿聚珍版本，卷首有道光辛卯（公元一八三一年）自序，作者以为《西厢》到《惊梦》已告结局，不愿“画蛇添足”，故另创“《东厢》之事实”，以表“与《西厢》相反”，故名《东厢记》。但细看内容，他至少是受过周公鲁《锦西厢》影响的。叙张珙应试落第，有相家说他因阴骘所致，因无颜归见莺莺，遂寓居京城外大觉寺东厢。是科，郑恒反中状元，

往见崔夫人，夫人欲与莺莺，为红娘所力阻。孙飞虎妻芮如花，慕张生才貌，夜入大觉寺求合，张生遁出室外避之。因此一事，再试便得中第二。吏部韦逊欲招为婿，张以有妻辞，遂作书命琴童往迎莺莺母女来京。谁知芮如花纠众来劫张，误劫琴童，即以之为夫。莺莺不见张生来书，且闻已入赘韦府，潜入水月庵焚修。夫人、红娘不知，误以为她已投水自尽。张生得讯，痛哭遥祭。杜确征芮，如花逃往回纥，琴童得脱，过水月庵，遇莺莺。莺莺始知张生没有变心，遂归见夫人，全家同赴长安。成婚之日，韦吏部亦来道贺。红娘做了次室，韦女则归郑恒。综观全剧，乃故作波折，以示张生非见色即淫，而莺莺亦始终不贰。虽中间杂以因果之说，但这是局限于当时文风，作品主题当不在于此。

上列二十七家《西厢》，有辑本或版本流传的共计十一种；作品虽然未见，然而内容可以全考，或略知一二的，共计六种；既无作品可见，而又完全不知内容的，共计十种。除去完全不知内容的十种以外的十七种中，本事和曲文都继承王《西厢》的有三种，本事同王《西厢》而别创新曲的也有二种，此外十二种，都是另作、补作、续作或翻案之作，都是对王《西厢》表示异见或有所批判的作品。

最后还须郑重说明：本文所考及的王实甫以外的《西厢记》，并非全数，系就笔者见闻所及，只此二十七种，此外尚待继续发现。又：外此尚有借用《西厢》之名，而实际所叙非崔张事的，如清末西湖长的《新西厢》（有宣统二年改良小说社排印本），系写《聊斋志异》的胭脂狱事，故不算在内，不是遗漏，也特在此附带声明。

一九六二·九·二十一初稿

一九八〇·十二·十七校补